

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①辑

主编◎陈志伟



行走的风景

散文集

刘 枫◎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①辑

主编◎陈志伟

行走的风景

散文集

刘 枫◎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的风景/刘枫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1.8
(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陈志伟主编.第1
辑)
ISBN 978-7-5490-0263-4

I. ①行…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854号

行走的风景

刘枫 著

责任编辑:宋姝鹏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870

经 销:新华书店

网 址:www.gswenhua.cn

印 刷:广东大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广州市海珠区三涌村瑞宝路大千围二横路2号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

字 数:165千字

印 张:7.5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1次

印 数:1-1000册

书 号:ISBN 978-7-5490-0263-4

定 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

总 顾 问：王道平 严小康

顾 问：叶泽驹 黄福泉

主 任：陈志伟

成 员：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王海明 陈志满 黄 辉 周汉标

编辑部

主 编：陈志伟

副 主 编：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王海明 陈志满 黄 辉

执行主编：周汉标

编 辑：胡海良 胡 磊 王润妃 刘天歌 卢翠玲

祁梓玲

守住心灵的净土

——读刘枫的散文

曾海津

我们所置身的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是一个喧嚣的后工业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钟情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而冒险的行为。从事写作这一行你将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你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通过一种自我的炒作或者是低俗的乃至下半身写作，来获得一定的声名；另一种方式则是，平心静气，不再关心和留意别人的对你的评头论足，守住自己那一片心灵净土和人文理想，而将自己的心灵直接去面对艺术欣赏者。刘枫应该属于后者。

我是在去年初才读到刘枫的散文，最先读到的是他的散文集《身边的风景》，语言凝练而富于诗意，给我深刻的印象。刘枫是一个勤奋而高产的散文作者，仅一年多时间，他的另外一部散文集《行走的风景》又将结集出版，且被列为东莞市2011年文学艺术工作者个人出书扶持项目，可见其用功。在刘枫的文字中，我读到了一个具象的有质感的江南和有现场感的民间东莞。刘枫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江西彭泽，那是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读刘枫的散文，物象、场景，就如散落民间的遗珠，它嵌进山崖的璞石，滚进溪流深处，粗粝而又精到；有时又如朵朵五彩缤纷的小花，在春雨迷蒙的夜里，能听到它们轻轻飘舞的声音。

一、永远的故乡情结

从《身边的风景》到《行走的风景》，我从中看到一种语言

的意志贯穿其中。这意志来自他对事物的专注以及对文字的执着。思乡一直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故乡当它进入到艺术作品中，在作家笔下会显得别样动人。远出漂泊的人，身在异乡的人，无论远古还是当今，在思乡情结上是一致的。我一直觉得书写故乡是一种难度极大的磨练，原因在于故乡最熟悉最容易写几乎被写滥了，因此也最不容易写好，往往被写死。但是，我在刘枫散文里找到了一种活生生的感觉。我这个阅读过程就好象行走在乡村中，我的膝盖碰到了刘枫，当然是碰到了刘枫所写下的一系列的故乡风物，《双墩》、《枣树墩》、《牛矶》、《娘娘庙》、《海螺形》、《八亩田》、《白果树》等。刘枫的散文把动与静处理得很好，动与静往往是相对的，刘枫最大的亮点是对动态情感流程把握得很好，有种灵动之美，也许这也是他这部散文集之所以取名《行走的风景》的原因。

在刘枫的散文中，我看到了江南的落日 and 黄昏，那些乡村的事物他的文字肌理里闪亮，这是刘枫心中的景物。在他的这些事物中，我们还能看到他的心灵投影，这投影，不是以前所说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化的东西，而是有意无意之间在笔下涌动的一种生命意识。我可以从文中看到这些事物仿佛也有灵性，那是刘枫的心中的故乡，自然的意志与他的文字的意志互相厮磨，这也是他的文字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刘枫的文字的意志，引领着这些故乡风物楚楚动人地展开，这种路径是曲折幽深的，有时也是柔软忧伤的。当这些事物徐徐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会有种从内心涌起来亲切的感觉，仿佛他的故乡也是我们的故乡，随着思乡的甜蜜与疼痛一起走回从前。

太泊湖烟波浩渺，双墩独峙湖中，尽管不是很高，却也有些伟岸的气势。湖中再怎么涨大水，也不能没了双墩的顶。要是真的水漫双墩的话，恐怕沿湖两岸的人家就都会被大水冲了。也有老人说，这双墩，是太泊湖的镇湖之宝，无事是不能随随便便就上双墩的，怕惊了神灵。以前，双墩上有很多野鸭，也有天鹅。

一飞起来，成群结队，欢叫声响好几里远。夏天时，有船的人会悄悄地上岛，去捡野鸭和天鹅的蛋，不仅自己家里吃，还拿去卖，变换些零用钱。到了冬天，双墩下的湖滩上水浅了，干了，有人便撒下拌有农药的稻谷，野鸭、天鹅们吃了，倒下一片，便拾回来，腊干，风雪天，烧火锅吃，香味从村东飘到村西，馋得人流口水。双墩岛上还盛产羊马兰、黎蒿，在瓜菜代的年月，这些东西可是宝啊，不知救了多少人度过饥荒。双墩一带的水比较深，春夏天，湖水翻着白浪。水下的土质也肥，湖中的大鱼多喜欢聚游在此。以前打腰货网的但凡在这一带下一网，必定有满仓的鱼跳。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上到双墩，都不可能空手而归。特别是在湖上行船的，若有一日遇上突起的大风，一时半时回不到岸边，那就径直钻到双墩怀里，在那里，便能得到一种稳重的依靠。^[1]

这是散文《双墩》中的一段描述。自然、生命与景物交错的时空，这是一个专注于故乡风物的写作者的内心的意识流动。双墩就是这样，以一个神话形象存在于沿湖两岸人的心目中。然而，随着震耳的炮响，人们在双墩开山炸石，用船运回来堆铺堤坝，双墩的四面都被炸得豁了好大的口子，“因为开采石头，双墩表皮的泥土被掀开，随雨水冲走了。双墩上除了呲牙咧嘴的石头，还有数得清的茅草和荆棘，树是找不到的。也寻不到野鸭和天鹅的影子。下网捕鱼的船都要绕着双墩，怕水下有石头绊住了网脚。沿湖的人一抬眼就看到苦着脸的双墩，心头都是酸酸的。有一年，村里搞植树造林，安排人到双墩上栽树，挖坑，还特意从湖中捞土来回填树坑，想把它改造改造，费了老大的劲，栽了不少苗，结果一颗也没成活。到今天，双墩依然是任由波浪淘洗着百孔千疮的胸膛，默默地数着流年。”^[2]散文写得细腻动人，作者讴歌了自然及其象征的传统文明，同时对文革中荒谬的做法也表达了深刻的谴责。伤痕累累的双墩无疑象征着传统文明受到破坏，乃至濒临摧毁的危险，这是一篇不动声色地对自然生态环境

寄托哀思的悼文。也许，越是回忆隐藏自己心灵深处的景物，越是有会有一种从内心深处而来的忧伤，它是自然的，是社会的，也是作者个人的。一个习惯于专注自己所记忆中故乡风物的写作者，这种感觉是永生相伴的，也是与生俱来的，包括沉静专注于乡土文学的读者，也是如此。阅读刘枫散文，文字的洗练与事物的灵动，并有一定的思想，使得我觉得对他的阅读充满了意义。

张绍民认为，“刘枫的散文，有一点显得最为难能可贵，即他按照自己的本心来写，写得那么忠诚与朴实，没有虚华，没有所谓高大全，没有什么更宏观的旋律，这就是很好的心灵与文字融为一体。心灵性地写作，实为最宝贵的写作，在汉字遭受蹂躏与摧残的今天，没有哪一个汉字不备受邪恶写作的打压，整个汉语写作网络被黑暗冲击，但最值得写作是这样的——为心灵，以赤子之心面对真实的世界，不说假话。这一点，看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刘枫在一些散文里基本上做到。”^[3]刘枫的散文以乡情散文居多，文章的主题也多数是具体的人与物。尽管在他的散文集中，无论是《身边的风景》还是《行走的风景》，都有不少应景之作，但他的文章还是基本上能做到不虚假，这是比较可贵的，同时我也认为这也是他在今后的创作中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的。

《清晨闻鹧鸪》，也是一篇好作品。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却表达了他对乡土的热爱和对弱小生命的怜悯，散文画面却线条流畅、明亮，颇具音乐感和感染力：

早上，被家居对面山林的鹧鸪声惊醒。“咕咕咕——咕”，那拖长的最后一声，宛如远方传来的悠悠的笛声，直撩得人心醉，哪里还有睡意。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既睡不着，便思绪飘飞，想到从古到今，文学作品中鹧鸪总是承载着哀怨凄苦和念乡思归的情怀。

我不禁想起乡下的老家。

老家的村子前濒湖，后倚山，那山以背后山为龙头，一直向西迤迤而去，在枣树墩打个折，向北再折转向西，仿佛起舞的蛟龙，蜿蜒连绵。但这些山峦中，在我幼年时，除了聂家坞一带有一片檀树林，其他山上基本没树木，就是一些茅草灌木。就在这片檀树林里，有不少的鸟儿。我第一次听到鹧鸪叫，就是在檀树林山下的那条小道上与小伙伴一起打猪草。我们正四下搜寻猪草呢，突然就听到山林里传来“咕咕咕——咕”的鸟鸣声，伙伴告诉我，这是鹧鸪。从此，我对鹧鸪有了一份好奇。^[4]

在《清晨闻鹧鸪》中，作者描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在现世中的隔膜和永恒的对话。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偏爱这些具有唯美色彩的作品。在古代传说中，鹧鸪鸟本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话说她的情郎去远方求官，一去不回，她日夜思念，化成了鸟。那鸟的叫声“咕咕咕——咕”，仿佛在呼唤“行不得也哥哥。”作者推测“关于鹧鸪的传说，其实也应该是人们的一种联想，因为古代征夫商贾多是远在天涯，这才在鹧鸪声中，演化出这感人的故事。”^[5]文中作者由现实感触而生发对故乡的忆念以及对鹧鸪鸟的怜悯之情，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这些文字确切表达了我们生命中的潜意识存在，反映了我们这些漂泊者心中所隐藏得哀怨凄苦和念乡思归的情怀，更体现了作者对游子生命状态的终极追问和思考。

刘枫是一位勤奋的写作者，比如其它《列车经过祖先的家园》、《老家情结》、《牛矶》、《娘娘庙》、《走进记忆的村庄》等散文，都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他对故乡的回忆和沉思。尽管刘枫的一些散文还停留在对民间传说以及身边事物忠实记录的层面上，但是我们却不会把他和那些以掠奇和哗众取宠为标志的追名逐利的伪散文创作者混为一谈。

二、诚挚浓郁的亲情

在刘枫的散文中，最有力的主题还是对亲情的表达。亲情属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它是最温情，最应该珍惜，但有时也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真正伟大永恒的情感。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一个作家不涉猎亲情写作的，换句话说，亲情是散文创作中常写常新的主题。同时，普遍的现象是，亲情散文易写，但写好不容易。亲情散文比较容易打动人，但并不是能打动人的就是好作品，或者说好作品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感人”这一初始层面上。因为散文毕竟是一种艺术，而不是对日常生活和悲欢离合的简单描摹，它有很大的艺术成分在内。

著名学者李元洛指出：“综观古今中外的散文，那种上选之作或无上妙品，非哲人、学者、才子集于一身者莫为。”^[6]有哲人的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和关怀深远如哲学的天地，有才子的锦心与绣口高华如艺术的殿堂，有学者的素养与风度厚重如文化的黑土，才能教人远避浮躁与浅薄。然而念天地之悠悠，观众生之芸芸，那种众美并历经时间考验的杰作究竟有几个呢？尽管刘枫远不属于这种大家，刘枫的散文多少也有一些亮色。他的散文真切、质朴、自然，比如《儿时的棉大衣》、《传说中的祖父》、《酒糟甜醉了记忆》、《黄梅韵里忆当年》等几篇都写得比较好。无论是如收藏在母亲箱底的补疤大衣，还是谜一般的“老爹”，母亲那一把甜酒糟好戏，还是飘散着黄梅戏婉转悠扬唱腔的故乡里的“戏迷”父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的亲情散文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底色。

在《生命的车轮戛然而止——祭母亲》一文中，他写道：

小时候的我，因为头上是两个姐姐，便被看得重一些，我也就自己惯自己，在家里处处占上风，在外面时时逞能耐。有一回，我一石头把别家小孩的头砸破了，您拿出家中仅有的五个鸡蛋，带着我去给人家赔礼，回家后，让我吃了一餐“竹棍子面”。

从那以后，在与别人的争斗中，我总是很少主动出击，在村里赢得了“谦谦君子”的雅号。今天，我想起这些事，就不由得回想起您“不打黄荆教不成”的名言。小时候我很淘气，每逢做错了什么事，总是在外面“逃夜猫”，您一回家不见了我，便顾不得吃饭，四下呼唤着。那唤我的声音，拖得很长很长，现在犹在我的耳边响起。姆妈，什么时候您能再唤我一声啊！

您没读过书，但您说出的话却具有很强的语言张力，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您说的很多话是落地有声。“勾头求土，莫低头求人”，教我自立自强；“紧眨眼，缓开口”，教我遇事多思考；“打鱼摸虾，失落庄稼”，教我要守住主业。在您 71 岁时，我因筹措儿女读大学的费用，要外出打工，但又担心您和父亲，以圣人言“父母在，不远游”而举棋不定，您却极巧妙地接上了“游必有方”的圣训，再以“爷娘不死终生祸，不死爷娘不太平”相戏谑，以开释我的心怀，促我做出决断。现在，您永远地走了，可我的心里，却怎么也不能“太平”！^[7]

作品中处处涌动着对于母亲的爱，那是一种大海波涛般的爱。令人感概的是，作者的母亲尽管没读过书，却处处投射出儒家文化的光彩，从“勾头求土，莫低头求人”、“紧眨眼，缓开口”、“打鱼摸虾，失落庄稼”，“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俗语名言的熟练运用，一个优秀的母亲跃然纸上。作品中结尾处写道：“姆妈，回望着您生命之车走过的 73 年风雨路程，我已泪眼模糊。但愿今夜的梦中，能听到您生命之车的马达轰鸣。”^[8]作者的呼唤感人肺腑，使人无不为之动容。

与《生命的车轮嘎然而止——祭母亲》一样，《儿时的棉大衣》也是一篇感人的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描述：

那是我读一年级时，父母亲怕我在学校冷，请了裁缝来家给我做棉大衣。那时买布不仅要钱，还要凭票，布票是队里按人口分的，很金贵。那里小孩穿棉大衣的不多，所以，那天中午新大衣一做好，我就穿上去上学，身上很暖和，心中很神气。学校背

后就是一座山，山坡上有一座废弃的碉堡，我和小伙伴在课间就去那里玩打仗的游戏，奔跑之间，大衣的后面被刺条钩住，划开一条大口子，风把破的地方吹开，看见里面的棉绒。心里当然是很害怕，这么不珍惜东西，肯定要挨骂或者挨打的。放学回家，恰好父亲也从外面收工回来，一见，不怒反笑了：“你这家伙，裁缝师傅还没出门，你就把衣服弄破了。”父亲又转头对裁缝师傅说：“你就在这破的地方打个补疤，让他穿这崭新的破大衣吧”。从此，我一是背上了很“劳孽”（就是非常容易把东西弄坏）的名声，二是以后家里再给我做衣服，必留下几块同面料的布块，以备缝补之用。

当我身材长高了，穿不上这件棉大衣了，母亲就把他收藏起来，只在每年的六月六晒箱底的日子里，拿出来晒一晒。后来我的小弟长到六七岁，又穿着把这棉大衣去学校。小弟穿过之后，母亲又收起来，我就问：“妈，你还把这大衣收起来做什么？当传家宝啊？”父亲听了，笑着插话说：“就是要当传家宝，留给你儿子穿，顺带让他也看看这大衣背后的补疤”。那时，我已高中毕业，知道父亲这玩笑话中的意思，恐怕还真是要用来教育孩子要懂得珍惜东西吧。^[9]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因为描写了父子亲情的朴实无华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读刘枫的《儿时的棉大衣》有一种类似的感动。在对母亲的回忆和对儿时的棉大衣的凝视里，在故乡的严寒冬天里，在岁月的推移和兄弟一天天长大中，这传家宝般的大衣，我们能够搜寻到母爱温度，也能感受到幸福和欢乐的庆典。对于散文的阐释，总是见仁见智，但是我知道这样的说法是不会错的：刘枫的这些散文是他长久思索的一份宝贵的赠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仿佛能看到刘枫的日常生活，他的童年，他的亲人，他的憧憬和忧伤。刘枫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在他的散文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亲情的传递。老实说，刘枫的散文不属于大江东去式的气势磅礴的厚重的大制作，而属于小桥流水清丽

一途。学者杨昌江在论朱自清的散文时指出：“朱自清的散文之所以有感染力，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就是因为它有‘人情味’；字里行间蕴含着真挚深厚的感情，而没有虚假伪善的‘道学气’。”^[10]读刘枫的散文，也有类似的感觉，刘枫写作散文2004年才开始，尽管还是半黄半青的作品，可贵的是他秉承了散文“说真话”，“说真心话”的优良品质，以自己的真实生活、真实体验为题材，以真性情、真情感表达自己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并把这种感悟寄托在行文当中，对散文创作做了有益的实践和尝试。

刘枫的老家祖父叫“老爹”，令人羡慕的是刘枫年纪轻轻便荣入当“老爹”的行列。在《传说中的祖父》中写到他的孙子从武汉返回江西家，按照乡俗，他带着儿子回到乡下老家祭奠祖坟。返回的路上，刘枫他向儿子说起了他的老爹：

老爹的父亲本是教书的，他带着全家坐着红船，从湖北大冶顺江而下，来到江西的彭泽，在县城的湖北会馆学堂里教书教书。家境本不宽裕，老爹的父亲因病去世时，还是几个凑了钱才得以安葬。老爹这一辈兄弟五个没有一个继承父业，他们各自分散去找生活。老大去了上湖西的朱家弄，没留下后人。老四留在县城，膝下有一女。老二、老五都不知所终。老爹排行老三，识文断字，会算帐，颇通生意经，便被人请到离县城近三十里的马当街上家当朝奉，就是当伙计，帮人家开店。布店、杂货店，都做过，做了几年，终归是要成家，在人撮合之下，再往乡下跑，到离马当街二十多里的湖西，上门招亲。我的奶奶本是湖西大姓何家的姑娘，后来抱给洪姓人家做养女，老爹虽是入赘，却把这个家的门户撑起来了。

老爹和我奶奶生养了二女三男。老爹在湖西不再帮人家开店，而是自己拎着竹篮，在四乡八村，卖香烟、瓜子、花生。逢着有人家红白喜事，就去当掌勺的大师傅。他的厨艺不错，有时，也在自己家里，为人家临时加工饭菜，换来零星的手工钱，

就凭着这提篮小卖和一把锅铲，由无片瓦寸土，到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老爹把一家的小日子撑持着往下过。

而这一切都被万恶的日本鬼子给毁掉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攻打以马当炮台为首的江防阵地时，老爹带着我奶奶和他的儿女们，跟着湖西村一带的人一道，跑反逃难到太泊湖对岸的大山里去了。他们在山里听不到枪炮声，以为日本鬼子已经走了，就有大胆的人相邀，回村去看看。老爹正不放心家里的破铜烂铁，就跟这一群人回村去探风。但他一回村，就被鬼子兵抓住了，村子里没跑走的人都被抓，关在玉甲老馆家旁边的碾房里。老爹个子小，夹在人群后排，瞅着看押他们的鬼子兵一走神，老爹把头一缩，缩进了人缝里，从碾房的后门溜了出来。但碾房四周都有鬼子兵把守，老爹出得门来也无路可逃，情急之下，他一眼瞥见碾房后门外的大茅坑，里面满满一池粪水，老爹哧溜就下到了粪坑里，只留眼睛鼻孔在外。鬼子兵一把火点着了碾房，关在碾房里的人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变成了一具具焦尸。鬼子兵烧了房子后又去了别的村子，黑夜里，老爹爬出粪坑，吓得三魂六魄都不归体了。爬回家里就两腿筛糠，站不起来了。后来，村里安定下来，在山里跑反逃难的人都回来了，但老爹却一病不起。到腊月二十七，仙游西天。家中七拼八凑，弄了副杂木棺材。那时葬坟都是在坟山上，我们是外来的杂姓，哪里有坟山？最后是奶奶的娘家哥哥出面，在他们的地边给了块坟地，腊月二十九下的葬。

关于老爹的死，有人说是沾了那粪坑里的霉气，其实是死里逃生时受到惊吓外加氨气中毒。这让我对日本鬼子更多了一层仇恨。^[1]

读刘枫的散文，不会感到空，而是感觉很实在。比如《传说中的祖父》一文故事性比较强，不经意的讲故事之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篇散文对老爹被日本鬼子兵抓住后死里逃生的经过成功运用了类似小说笔法的细节刻画，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令

人印象深刻。老爹的这些经历，他的父亲不止一次跟他念叨过。细想一下父亲的念叨，他不由得感叹：“像老爹这样浑身都有着求生的本事，在那样不太平的年月，也是无可求生啊。”“老爹在那样的年月离世，当然不可能有照片留下来，所以，关于老爹的像貌，也就只是在奶奶和父亲的诉说中去想象了。老爹的个子不高，瘪瘪嘴，眉目还算清秀。父亲的瘪瘪嘴当是老爹的遗传了。”^[12]对老爹的推想再次浮现，首尾呼应，情感与文章整体很好地结构在一起，表达了一个晚辈对祖先的牵挂，蕴籍着深厚的人情味。细节刻画在《江边采石》、《酒糟甜醉了记忆》、《双墩》等几篇文章里都有出现，可惜刘枫这样的好散文还不是很多。

吴廷生指出：“细节是文艺作品中组成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性格和生活事物的最小单位。一般地说，对那些细致、具体可感并具有典型意义的东西的描写，特别是能展示人物思想及其性格特征的那些具体、细微具有典型意义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的描写，都可称之为细节描写。”^[13]散文作为文艺作品体裁中的一种，自然应该有细节描写。事实上，写人记事的散文假如能有更多的情节乃至细节描写，人物性格的塑造会更加鲜明，这亦即所谓的“散文小说化”，我认为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方向，至少是跋涉在散文之旅中的刘枫和刘枫们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情节和细节的运用往往能具体准确地反映事物的特征和事情的真实状况，传神地表达出复杂、细微的思想感情，开拓出优美的意境，也唯有细节才能使散文脱去虚浮，远离小家子气，而平添厚重感。

三、散文融入对联的尝试

刘枫散文还有一个特点是对对联的运用。可能是由于长期沉浸于对联写作，刘枫的散文里也同样可以看到对联文化的影响。刘枫生长在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江西彭泽，这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田园诗鼻祖——陶渊明当过县令的地方，唐朝千古名

相狄仁杰也曾在这里当过县令，在清代彭泽还出过状元汪鸣相等。刘枫是在这种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长大的，从刘枫的祖上来看，有书香传递，他的曾祖父是私塾教师；他和儿女也是老师。刘枫他曾努力习练过古典诗词、对联和书法，传统文化的浸润，影响着他人的人生及创作。

在散文集《行走的风景》中，他的散文创作不乏诗词尤其对联的引用。如《独坐云髻山》中这段：

或许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缘故，我对于自然山水有着天生的亲切感。徜徉在山的怀抱、漫步在水的岸边，仿佛能闻到山水的呼息，感受到山水的情怀。那次到粤北的新丰县，当地的朋友说将带我们去登被誉为“新丰江之源”的云髻山，心里好不激动，能有机会去亲近云髻山，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第二天早餐过后，我们的车出发了。车出新丰县城，不一会就上到环山公路，左盘右旋，山路两旁，古树翠竹，拔地而起。我有些晕车，但心里不住地为自己打气：

漫嗟山路弯弯，大好风光山顶赏；

最喜树林莽莽，几多隐秘树丛藏。^[14]

刘枫是一个对联好手，他的散文总是有意无意地引用或创作对联，如《一湖烟水满亭联》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

烟水亭除了丰厚的人文底蕴、典雅的气韵风光，最让人动心的还应是亭中让人目不暇接的佳联妙对了。我一进到里面，两眼就被那些楹联匾对勾直了。

到此听万籁笙竽，问谁识天外官商，空中韶濩；

有客会重阳风雨，同领略湖山画稿，今古楸枰。

此联有跋云：“乙未（1895）九月偕甘澍、星丞、惺予、竹琴、干卿、寿安、晴川诸君子宴集亭中，酒酣，湖南易笏山先生幡然而至，相与分韵赋诗，因以斯联以概游览之胜。”撰联者吕璜，清末九江举人。跋中所记七人：史甘澍、罗惺予、蔡竹琴、李干卿、王寿安、许晴川亦均为清末九江名流。女儿见我在此联

前排徊吟哦，打开相机留下我歪着头赏联的姿态。

浸月亭前的几副联，都颇雅致动人：

亭名浸月，桥近思贤，风景合推湖上好；

柳拂甘棠，草生湓浦，诗情毕竟此中多。

这是彭晓山题浸月亭。联中“湓浦”即指九江市西的龙开河，此水源于江西瑞昌清盆山，隋代在此设湓浦县，故湓浦，又是九江的代称。

徜徉在烟水亭里，沉浸于琳琅满目的联对前，我的神思也仿佛与古人相会。

不问石砚羊毫，一样染成烟雨景；

且把玉壶雀舌，几番吟到月浸亭。

这是曾著有《六朝挈笺注》传世的九江举人黎经诰的题联。读此联，恍见一须发斑白的老书生在把盏吟哦，袅袅的诗声与亭前湖中的水月交融在一起，绵长、悠远。

细念金经常听雨；

澹吟佳句且焚香。

这是清末一位名寒叶的住亭僧人所撰题的楹联，一位潜心于佛，又颇能诗的高僧形象，呼之欲出。^[15]

刘枫对对联的痴迷，甚至到了“三句不离本行”的地步，且看《虎英半日》一文：

“偷得浮生半日闲，且到虎英游公园”。两句胡诌的顺口溜，成为现实，一天下午，我与几个同事真的得闲去虎英郊野公园踏青。

车走五环路，避开市区的红绿灯，很快便到了虎英公园。

虎英公园与御景湾酒店、峰景高尔夫球场连成一片，位于东莞的东城，公园占地面积150多公顷，其中水面面积约20公顷，有虎英阁、雕塑园、清幽峡、湖中岛、天然泳场等景点。这里湖光山色，绿意盎然，风景优美，是东莞人假日休闲的一个好去处。